

蒙元前期都城“哈刺和林”城的北少林寺考

叶宪允

(华东师范大学 图书馆, 上海 200241)

摘要: 和林是元代早期都城, 号为上都, 是当时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宗教活动在和林也有相应的展开, 有兴国寺等寺院。河南嵩山少林寺是禅宗祖庭, 在中原地区有着巨大影响。1248 年少林寺的住持、“少林中兴之祖”雪庭福裕禅师奉蒙古政权之诏北上至蒙古上都和林, 住持兴国寺。资料记载雪庭福裕在和林又创建了一所少林寺, 号称北少林寺。雪庭福裕禅师与朝廷关系密切, 在元宪宗和元世祖时期受命统领释教, 逝后被追封为晋国公。元代重视佛教, 雪庭福裕是元代汉传佛教与蒙古政权相结合的具有代表性的高僧, 而禅宗祖庭少林寺在和林建立北少林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 北少林寺; 雪庭福裕; 和林; 兴国寺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哈刺和林简称和林, 位于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西北角。蒙古帝国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汗七年(1235 年)在此建都, 直至元宪宗蒙古时期的 1259 年一直是蒙古政权的都城。1220 年, 成吉思汗在古代客列部或回鹘都城的基础上创建了蒙古帝国首都——哈刺和林。它是一座具有中原汉族建筑风格和北方游牧民族草原生活特色的城市。蒙古帝国前四汗, 即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均坐镇哈刺和林管理朝政, 为当时世界上的重要城市之一。1260 年, 元世祖忽必烈成为皇帝, 和林的地位才逐步下降, 忽必烈以开平为上都, 以北京为大都。和林宗教发达,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佛教寺院兴国寺, 又称北少林寺, 体现了汉传佛教与蒙古政权结合的过程。现在对和林宗教发展传播的详细情形已经难以具体考证了。河南嵩山少林寺是禅宗祖庭、武术圣地, 千年以来影响深远。1248 年, 元代少林寺“中兴之祖”雪庭福裕(1203—1275)奉诏北上当时的蒙古首都和林, 住持兴国寺, 时间约八年。兴国寺就是和林北少林寺。本文对元代和林北少林寺的情况加以考证, 反应佛教在蒙元时期发展的历史, 以小见大地具体展示和林的宗教文化。

一、和林北少林寺创立者雪庭福裕与元朝廷的密切关系

雪庭福裕是山西文水人, 蒙元时期著名高僧, 曹洞宗第二十世祖。他因为再次振兴了禅宗祖庭少林寺, 而被称为少林寺中兴之祖。闻名于世的少林寺塔林是国内最大的塔林, 处于塔林中部規制最大的是福裕塔, 塔额“宣授都僧省、少林长老、特赐光宗正法大禅师裕公塔”。这也是表明了雪庭福裕在少林寺历史上的地位。福裕与元世祖等蒙古统治者建立了密切关系, 被授予“都僧省”, 统领释教, 成为汉地佛教最高领导人之一, 地位仅在帝师、国师之下。福裕逝世几十年后更被元朝廷制赠大司空、开府仪同三司, 追封“晋国公”, 为少林寺历史上所仅有, 也为整个元代佛教史上所少见。

1242 年, 福裕受蒙古朝廷之诏住持禅宗祖庭少林寺, 在少林寺期间为忽必烈举办资戒会。受万松、海云两大高僧的推荐, 蒙古政权派福裕住持禅宗祖庭少林寺。《雪庭裕公和尚语录序》:“继应少林敦请, 招提禅刹, 号中天名胜。板荡后增崇起废, 顿还旧观, 缁徒具瞻, 蔚若海会。于是款龙庭而振举宗风, 敞五林而宏阐家教, 因缘会合, 倾动一时。”^[1]《少林禅师裕公碑》:“旷复嵩山, 如初祖师再出世, 倡道重教于天壤间, 如鼓雷霆而揭日月。”^[2]福裕在少林寺, 以少林寺为中心, 统领嵩岳一带所有寺院。《嵩山少林寺裕和尚碑》, 随福裕“参从渡河, 几三百指”, 说明福裕到少林寺

时阵容庞大，绝非住持一所寺院所必需，而是有统领蒙元新占领区佛教的性质。他在嵩山少林寺六年时间，修复了受到金蒙战争破坏的少林寺，发展壮大少林寺的经济力量。还以曹洞宗二十世祖的身份使曹洞宗正式回归禅宗祖庭，确立了少林寺的法脉传承关系。在少林寺时，福裕已经建立了与忽必烈的密切关系。《少林禅师裕公碑》：“岁乙巳（1245），世祖潜邸，命师少林大作资戒会。”

1248年，再次受命到和林住持兴国寺，“定宗诏住和林兴国”。1257年北方另一著名高僧海云印简（1202-1257）逝，福裕受命统领佛教。1253年，蒙古宪宗蒙哥又“诏诣帐殿奏对称旨，俾总领释教，授僧都省之符”。在临济宗高僧海云印简于1257年去世后，福裕更是接替其成为释教“都总统”，“掌天下僧权”。世祖即位，福裕“仍袭爵”，继续担任佛教“总统”。[2]《灵岩足庵肃公禅师道行碑》：“雪庭掌天下僧权而主万寿，才学博瞻，道德丰盈，遐迹云臻，慨然辐辏。”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福裕“仍袭爵”，继续担任佛教领袖，并住持燕京（元大都）重要寺院大万寿禅寺（今潭柘寺）。福裕具有重要的影响力。1271年，元大都释子集会，福裕门人占了三分之一，元世祖听到后很高兴。《续灯正统》卷三十六：“庚申（1260）元世祖践祚，俾师总领释教。复僧尼，得废寺二百三十有六区。仍赐光宗正辨禅师号。……至元辛未春，诏天下释子大集京师，师之众居三之一，济济可观，上喜之。”[3]1255年至1258年，福裕在和林城先后四年以佛教“头众”的身份领导了佛教与道教的大辩论，在元宪宗、忽必烈亲王、阿里不哥大王、刘秉忠（子聪）等支持下取得胜利，道教基本上失去了丘处机时期的影响力。

福裕是元代初期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高僧。福裕乃金元名僧万松行秀（1166-1246）的嗣法大弟子，与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同门，他正是继承了师门

同蒙古统治者的密切关系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为汉传佛教在北方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二、和林北少林寺与兴国寺

1248年，福裕此年奉诏北上住持上都和林的兴国寺。《元裕公禅师碑》谓“戊申，定宗诏住和林兴国”。“戊申，诏住和林兴国。”[4]“时少林长老裕公建寺鹤林，皇上钦仰。因见其本谤讪佛门，使学士安藏献呈阿里不哥大王诉其伪妄。”[5]“定宗戊申。诏住和林兴国。”[6]“戊申，诏住和林兴国。”[7]“戊申，诏住和林兴国。”[8]“元定宗戊申，诏住和林兴国。”[3]到和林月余后，福裕即应召入内廷，奏对称旨，深得厚赏。不久，获授都僧省之职，“总领释教”。《少林禅师裕公碑》：“戊申定宗诏住和林兴国，未期月，宪宗诏诣帐殿奏对称旨，俾总领释教，授僧都省之符，优复僧尼，得废寺二百三十七区。”元定宗贵由的接见在1248年（戊申），而宪宗蒙哥对福裕的接见应该在1251年。1251年宪宗即位后才有授福裕“都僧省之职”的可能。“（福裕）寻又被太宗诏住和林兴国。辛亥（1251年），宪宗征至北庭行在所，累月问道，言简帝心。”[9]这里“太宗”应该是“定宗贵由”，其于1248年接见了福裕，而太宗是在1241年去世，时福裕在燕京。“辛亥（1251）宪宗征至北庭行在所，问道言简帝心。”[3]《续指月录》卷八：“宪宗诏诣帐殿，奏对称旨，俾总领释教”此外《续灯录》卷一、《五灯全书》卷六十一、《五灯会元续略》卷一都记载，福裕到和林，“未期月，宪宗召诣帐殿，奏对称旨，俾总领释教。复僧尼得废寺二百三十有六区。”

太平兴国禅寺地位重要，由海云、福裕先后于1247、1248年“奉诏”住持。在元太宗窝阔台、元定宗贵由、元宪宗蒙哥三朝，临济宗僧海云印简受到重用，并在后两朝期间受命掌管释教事务。《海云简和尚塔碑》：“达摩以禅宗倡南海上，六传为大鉴，又五传为临济，又十六传而为佛日圆明海云大宗师。师历事太祖、太宗、宪宗、世祖，为天下禅门之首。”[10]1247年，海云到和林，也是住太平兴国寺，“太子合赖察请师入和林，延居太平兴国禅寺，尊师之礼非常。”[11]

福裕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分设“五少林”，“五少林”之一就有和林太平兴国寺。福裕在1255年上书蒙哥皇帝时自称“和林上都北少林寺嗣祖雪庭野人”，可见兴国寺和北少林寺是一致的。《至元辨伪录》卷三也说：“时少林长老裕公建寺和林，皇上钦仰。因见其本谤讪佛门，使学士安藏献呈阿里不哥大王诉其伪妄，大王披图验理，阅实甚虚。”[12]

和林是当时蒙古政权的都城，地位很重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题和林志》称和林为“祖宗兴龙之故地”。和林为古国政治中心，1220年，成吉思汗定都哈刺和林。《兀史·地理志》载：“和宁路，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刺和林河，

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诸郡，建都于此。初立兀昌路，后改转运和林使司，前后五朝都焉。”

[13]《元史》卷二记载：“（太宗）七年乙未（1235）春，城和林，作万安宫。”《元史》卷二记载：“（太宗）八年丙申（1236）春正月，诸王各治具来会宴。万安宫落成。”后来由福裕发动“戊午佛道大辩论”就曾经在万安宫举行。今天对万安宫的考古活动还发现许多佛教物品。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万有文库本）》卷四十五：“和林城在漠北千余里。唐回鹘毗伽可汗故城也。蒙古初都此，以西有哈喇和林河，因名。《志》云：蒙古之先有孛端叉儿，其部族居乌桓北，与畏罗乃蛮九姓回鹘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贡于辽、金，而总领于鞑靼，至也速该始盛，攻塔塔部，还次跌里温盘陀山，而生铁木真，后日以强大。铁木真既称帝，以和林为会同之所。宋端平二年，蒙古主窝阔台始城之，周五里许，亦曰元昌路，寻为转运和林使司。中统初，改置宣慰司及都元帅府，寻又分都元帅府于金山南，而和林止设宣慰司。至元二十七年，复立都元帅府。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置和林总管府。至大二年，又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寻复故。皇庆初，改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而和林路为和宁路云。”《德清县新志（民国铅印本）》卷三：“喀喇和林，在杭爱山麓，窝阔台所定都域。”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和林。七年，城和林。《世祖纪》：元年，阿里不哥号于和林城西。按坦河，至元十一年徙生券军八十一人屯田和林。仁宗皇庆元年改和林省，为山岭北省，又改和林路为和宁路。醉隐集取和林诗注云，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乙未，圣朝太宗皇帝城此，作万安宫。城西北七里有苾伽可汗宫城遗址，城东北七里有唐明皇开元壬申御制御书阙特勤碑。”[14]《宣授少林提举兴福普照藏云大师山公庵主塔铭并序》：“藏云大师和尚……师左右雪庭，不惮劬劳，数赴龙沙。”和林蒙古初期国都，后元朝定都“大都”。和林城中的太平兴国寺应该是一所官方寺院，代表着蒙古政权对佛教的态度。佛寺在和林的存在是肯定的。耶律楚材在《和林建佛寺疏》中写道：“龙沙玄教未全行，故筑精蓝近帝城。须仗檀那垂手力，一轮佛日焕然明。”[15]元陈宜甫《秋岩诗集》卷下收录有《同狄子玉司马登和林佛阁留题》，其中说：“边城寂寞磧云黄，兴废令人重感伤。鸦噪夕阳迷佛宇，烟凝秋色暗宫墙。十年故国人何处，九月阴山草又霜。共倚栏杆怀往事，金仙无语塞天长。”[16]陈宜甫多次出入塞上，到过和林。

福裕在和林北少林寺时，收有弟子觉印禅师。《五灯全书》六十一卷和《续灯正统》卷三十六都记载福裕有弟子“和林北寺觉印禅师”，应是福裕在此寺中所收，或者后来觉印到过北少林寺。“和林北寺觉印禅师，上堂，良久曰：会么？若道我有说，须无却我舌；若道我无说，须有却我舌。金刚推倒一堆泥，踏着秤锤不是铁。且道是有说、是无说。良久曰：等闲失却手中桡，只为贪观天上月。僧参，师问：曾见我雪庭老师么？曰：不曾见。师曰：瞎汉乱走作么？曰：也知和尚有此一机。师曰：拾马粪当饭吃，有甚好肠胃，出去。”[17]福裕门人弟子众多，“得嗣法小师三十人，度门弟子千余指，从他受戒者不计其数。”但福裕在和林北少林寺的其它法嗣等资料不详。福裕弟子慧定（1214-1287）受具足戒应该也是在和林北少林寺。《通辩大师定公之塔》记载：“师许昌五女人，俗姓蒋，年三十五，舍俗出家，礼嵩山少林寺都僧省裕长老为师，训道法名慧定，四十一受具足戒。俗寿七十有四，僧腊三十四，母为慧澄，至元廿四六月廿一日”。从时间上看，此时福裕在和林北少林寺，但也不可能福裕还兼任嵩山少林寺祖庭的住持。

福裕在和林时与耶律铸有往来。耶律铸（1221-1285）乃耶律楚材子，楚材与福裕同为高僧万松行秀嗣法弟子。耶律铸作有诗《西园春兴因赠雪庭上人兼简张公讲师》、《春日西园招雪庭》、《西园席上招雪庭裕上人》。《西园席上招雪庭裕上人》：“山光摇荡入帘栊，酒漾歌云暖玉融。烟柳翠涵深院雨，露花香湿满楼风。自从愁阵持降节，拟与诗兵纪战功。借问飘零断肠客，为谁幽独卧莲宫。”1255年，佛道开始辩论，福裕上书皇帝，指斥道教。耶律铸作诗《西园春兴因赠雪庭上人兼简张公讲师》，试图对佛道之间进行调解。这里“张公讲师”即张志敬（1220-1270），号诚明子，长春掌教李志常弟子，于宪宗六年（1256）接任李志常掌教之职。《西园春兴因赠雪庭上人兼简张公讲师》：“万丈虹霓络紫烟，笙歌清沸雨余天。满庭芳草翠如积，一洞碧桃明欲然。流水引来梅坞底，春风

吹到酒垆边。散花唤起毗邪梦，彼此无心号谪仙。”还有一首诗是《春日西园招雪庭》：“暇日浮云漾绿波，昼闲风静好经过。护花飞蝶来逞舞，恋柳啼莺自献歌。妨物性疎轻物议，惜春情重奈春何。流年不为朱颜息，莫厌蹲前语笑多。”此西园可能在和林，耶律铸诗歌中多次提及西园，或以西园为诗的题目。上面三首诗见于耶律铸文集《双溪醉饮集》卷二、卷三中。

三、和林北少林寺建立的可能性

由于时代久远，资料缺失，在路途遥远的和林建立少林寺缺少更多的佐证。但一些实事仍能说明此北少林寺建立的可能。福裕在和林时，应该兼领嵩山少林寺住持。少林寺内有一通蒙元《圣旨》碑，系延祐元年(1314年)孟冬吉日刻立，记有相关信息，1253年时与福裕有关，时间是“癸丑年十二月初七日开”，圣旨说：“秃鲁黑台、不花两个传奉蒙哥皇帝圣旨：道于少林长老，俺予你都僧省名字去也。”少林长老福裕担任“都僧省”，说明他还是少林寺长老的身份。1258年，僧道大辩论时期，包括宪宗皇帝圣旨等都称福裕为“少林长老”，如圣旨“那摩大师、少林长老奏来，先生毁坏了释迦牟尼佛底经教，做出假经来有；毁坏了释迦牟尼佛底圣像塑，着老君来有。……即乙卯年九月二十九日，君脑儿裏行此圣旨。”中统年间(1260-1264)，福裕还被称为“诸路释教都总统、少林寺长老雪庭福裕”，慧山塔铭《宣授少林提举兴福普照藏云大师山公庵主塔铭并序》：“其雪庭大和尚尝被恩照住持天都大万寿寺，为都僧省。”《钦定盘山志》卷九(方外二)：“中统间，都总统、少林大宗师事届玉山，一语相得，驿负之燕。一居万寿，职主药藏。”说明此时福裕仍然被称为少林长老，而且人在万寿寺。《少林禅师裕公碑》：“庚申，世祖即阼，因论辨伪经，驰驲以闻，火其书，仍袭爵，赐光宗正法之号。时万寿祖席无可当之者，众请师主之。……寻分建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为五少林。”而且自1248年以后少林寺没有另立其它住持的记载，后约1264年左右才由福裕的弟子足庵净肃到少林寺任住持，少林寺内蒙元《圣旨》碑记载忽必烈汗于龙儿年(1268年)委托“肃长老”为河南府路众和尚提领的圣旨，说明福裕弟子净肃已经到少林寺做住持。福裕兼领少林寺住持之职是可能的。这种一僧兼职两寺的做法也是元代寺院管理上的一个特色。福裕不在少林寺时，寺内仍然可以保持运转。

还可以佐证北少林寺存在可能的是福裕筹建过“五少林”，这也充分说明福裕在和林建立少林寺不是孤立事件，在历史上可以存在的。福裕在离开少林寺、住持燕京万寿寺的同时，在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五地建立了五所少林寺。《少林禅师裕公碑》：“庚申，世祖即阼，因论辨伪经，驰驲以闻，火其书，仍袭爵，赐光宗正法之号。时万寿祖席无可当之者，众请师主之。……寻分建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为五少林。”《雪庭裕公和尚语录序》称福裕“款龙庭而振举宗风，敞五林而宏阐家教，因缘会合，倾动一时。”所谓“款龙庭而振举宗风，敞五林而宏阐家教”，就是指福裕受朝廷重用、兴建五所少林寺之举。这“五少林”指的是和林太平兴国寺、蓟县北少林寺、太原报恩寺(在文水县)、洛阳嵩山少林寺及长安某寺。“庚申，世祖践祚。俾师总领释教，复僧尼，得废寺二百三十有六区。因论辨伪经，驰驲以焚火其书，仍赐光宗正辨禅师号。命即故里册建精舍，曰报恩。给田饭僧，宠锡甚至。时万寿虚席，众请师主之。寻分建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诸刹。”^[18]“寻分建和林、燕蓟、长安、太原、洛阳诸刹。”^[19]在五所少林寺中，除嵩山少林寺祖庭之外，天津蓟县盘山北少林寺较为有名。盘山北少林寺的创建与当时闻名于世的佛道之争有关。1258年前后，福裕参与并领导佛道大辩论，涉及到盘山北少林寺的具体事件。1258年九月初四日，福裕和那摩大师以及北少林寺上方长老云公(道云)一起朝觐蒙哥皇帝以及忽必烈，就北少林寺佛道之争具陈其事。《圣旨》委付元世祖忽必烈改正其弊，仍为僧院。《至元辨伪录》卷三，文中记述了佛道争夺北少林寺的始末：“初，盘山中盘法兴寺，亥子年间(1215~1216年)天兵(蒙古兵)始过，罕有僧人。海山本无老师之嗣振公长老首居上方(上盘)，橡栗充粮，以度朝夕。全真之徒，挟丘公(丘处机)之力，谋占中盘。乃就振公假言借住。振公以谓道人栖宿犹胜荒凉，且令权止。占据既久，遂规永定。王道政(王志谨)、陈知观、吴先生等，乃改拆殿宇，打损佛像，又冒奏国母太后娘娘，立碑改额为‘栖云观’。院内古佛舍利宝塔高二百尺，又复平荡；影堂、正殿、三门、云堂，悉皆拆坏。屡僧争夺而不能革。乙卯年(1255年)，《圣旨》断与和尚，不肯分付。后上方长老云公(道云)破碎其碑，奏告今上皇帝(忽必烈)，又共那摩大师、少林长老(福裕)朝觐蒙哥皇帝，具陈其事。《圣旨》

委付今上皇帝改正其弊，却为僧院，即戊午年(1258 年)九月初四日也。”[20]佛道关于北少林寺之争持续多年，法兴寺是其中的一个缩影。法兴寺后改为北少林寺，清代犹存，前几年由嵩山少林寺出资加以恢复重建。一般认为太原少林寺是建于福裕家乡文水，就是奉世祖之命兴建的报恩寺。《少林禅师裕公碑》：“岁乙巳(1245)，世祖潜邸，命师少林大作资戒会，俾建精舍于故里，曰：‘报恩给田，若物以饭众’。”福裕重要弟子之一的中林志泰出世后也到太原报恩寺住持。“青原下二十四世、太原府报恩寺中林智泰禅师……时雪庭主万寿，师往依数载。契悟超绝，朝廷向师之名，宣住报恩。”[21]“青原下二十四世、少室裕禅师法嗣，太原府报恩寺中林智泰禅师……时雪庭裕主万寿，师往依数载。契悟超绝，朝廷向师之名，宣住报恩”[22]清光绪时期的《文水县志》卷二：“少林寺，在县东南十五里明阳村。”[23]长安少林寺今难以考索。

汉传佛教在蒙元前期已经很兴盛，禅宗曹洞宗的耶律楚材以及其师万松行秀、临济宗的海云印简以及刘秉忠此时颇为靠近了蒙古统治者，耶律楚材(1190-1244)、刘秉忠(1216-1274)先后成为蒙元朝廷重臣。这必将促进汉传佛教的发展并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元史》释老传称“元兴，崇尚释氏。”元朝统治者对佛教的宠信是北少林寺的建立的条件与历史背景。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称元“中统”。在世祖即为之前，他已经明显地显示出对佛教的兴趣。他与高僧海云印简、雪庭福裕等都有接触。著名僧人政治家刘秉忠(法名子聪)也已经来到世祖身边。樊从义《大明寺碑略》(至正十六年六月)：“我朝世祖皇帝定都于燕，首崇佛教，而股肱之臣有出于丛林者。”世祖即位后，佛教得到巨大发展，而且其后的元朝统治者基本上维持了世祖的崇佛政策。《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一：“五月十九，建元中统。二十七日，大赦普度僧尼。”[24]《新元史》卷二百四十三：僧徒“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瓷睢，气焰熏灼，为豁不可胜言。”[25]世祖很重视佛教，为“佛心天子”，“内立帝师，为舟航于法海；外设僧统，乃抚治于教门。”很信任八思巴和福裕等佛教人士，加强了僧官制度的建设。《佛祖统纪》卷四十八，世祖“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并说：“朕以本觉无二真心治天下；……故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黜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程钜夫《奉圣州法云寺柔和尚塔铭》：“佛法之行，其来远矣，至皇元而益盛。山林空寂之士，一旦乘时际运，左右人主，倾动王侯，奔走天下，生被显宠，没享荣名者不知其几。”[26]释法洪《皇元真定府龙兴寺重修大悲阁碑》：“皇元启祚北天，混一四海，世祖皇帝丕宏佛教，以赞化育，法干以易而易知，坤以简而易从之道，为政尚仁厚而务宽大，是以前政不严于治，无为而成，和气荐臻，重熙累洽。吏无弊于繁文，□□□于苛扰。故统元之治，人以谓不减贞观之治。”释大欣《帝师殿化供具疏》：“元朝开国，兴图(浮屠)倍广于汉唐。”邢允修《集贤庵创建观音堂功德之碑》(大德五年)：“自国朝兴隆以来，授爵□官，为僧统、为僧录、为僧正者，不为不多矣。”可以说元朝佛教的兴盛是北少林寺存在于漠北的历史条件。

总之，蒙古政权早期都成和林存在过少林寺应该是一种历史事实，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反映了北方汉传佛教与蒙古政权的充分结合。一般认为，蒙古族信奉萨满教，对广大占领区各种宗教采取了一律兼容并蓄的政策，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各大宗教也持保护和支持态度。一些资料记载，和林有“若干座巨大宫殿，十二座属十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徒寺院，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27]但由于时代久远、疆域辽阔，加之文献资料的缺乏，我们今天已经难以详细考察和林的宗教情形。本文通过雪庭福裕与元朝统治者的密切关系以及他在和林设立北少林寺的历史，禅宗祖庭少林寺在和林建立北少林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从一个侧面可以反应出蒙古前期和林以及整个蒙古统治区汉传佛教发展传播的某些特征，具体而微地窥视蒙古前期宗教发展之一斑。

参考文献

[1] (元)王恽.秋涧集[M].卷四十三,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第493页.

[2] (元)程钜夫.雪楼集[M].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75页.

- [3] (清)性通.续灯正统[M].卷三十五,《卍新纂续藏经》第八十四册,第610页.
- [4] (清)惟白.续灯录[M].卷一,《卍新纂续藏经》第八十六册,第505页.
- [5] (元)祥迈.至元辨伪录[M].卷三,元刻本,第35页.
- [6] (清)超永.五灯全书[M].卷六十一,《卍新纂续藏经》第八十一册,第256页.
- [7] (明)净柱.五灯会元续略[M].卷一.《卍新纂续藏经》第八十册,第456页.
- [8] (明)通问.续灯存稿[M].十一卷,《卍新纂续藏经》八十四册,第781页.
- [9] (明)明河.补续高僧传[M].卷二十二,《卍新纂续藏经》第七十七册,第513页.
- [10] (元)程钜夫.雪楼集[M].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55页.
- [11]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M].卷二十一,大正新修大藏经本,第423页.
- [12] (元)祥迈.至元辨伪录[M].卷三,元刻本,第31页.
- [13] (清)魏源.元史新编[M].卷七十一志二之一,清光绪三十一年邵阳魏氏慎微堂刻本,第986页.
- [14] (清)李文田.元史地名考[M].清光绪二十四年胡玉缙钞本,第20页.
- [15]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M].卷十四,四部丛刊景元钞本,第122页.
- [16] (元)陈宜甫.秋岩诗集[M].卷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页.
- [17] (清)超永.五灯全书[M].卷六十一,《卍新纂续藏经》第八十一册,第259页.
- [18] (清)超永.五灯全书[M].卷六十一,《卍新纂续藏经》第八十一册,第257页.
- [19] (明)净柱.五灯会元续略[M].卷一,《卍新纂续藏经》第八十册,第456页.
- [20] (元)祥迈.至元辨伪录[M].卷三,元刻本,第35页.
- [21] (清)惟白.续灯录[M].卷一,《卍新纂续藏经》第八十六册,第506页.
- [22] (清)超永.五灯全书[M].卷六十一,《卍新纂续藏经》第八十一册,第258页.
- [23] (清)范启堃. (光绪)文水县志[M].卷二,清光绪九年刻本,第123页.
- [24]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M].卷二十一,大正藏第49册,第705页.
- [25] (明)宋濂.元史[M].卷四本纪第四,清乾隆武英殿刻本,2197页.
- [26] (元)程钜夫.雪楼集[M].卷二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242页.

Research on the North Shaolin Temple in Yuan Dynasty Helahelin City

YE Xian-yu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Shang Hai 200241)

Abstract: Helin city, the early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Religious activities were developed and temples such as the Xingguo Temple were built. The Songshan Shaolin Temple in Henan province, a fountainhead of Chan, had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In 1248, the Shaolin Temple abbot, Monk Xuetingfuyu went to Helin city, took up the position of the Xingguo Temple abbot. It is recorded that he also established another temple, known as the North Shaolin Temple. Xuetingfuyu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urt, and was appointed leader of Buddhism in the Yuanxianzong and Yuanshizu eras. In the Yuan dynasty, a era when great importance was attached to Buddhism, Xuetingfuyu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eminent monks, and the North Shaolin Temple built in Helin had an important symbolic significance.

Key words: North Shaolin Temple; Monk Xuetingfuyu; Helin city; Xingguo Temple

收稿日期: 2012-10-26;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河南大学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 “元明之际士大夫政治生态研究”;

作者简介: 叶宪允 (1972-), 男, 汉族, 河南固始人。上海复旦大学在读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员, 主要从事史学、佛学、文献学方面的研究。